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91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长白寒儒

“长白一寒儒,登荣三纪徐。百花春满地,二麦雨随车。鼓吹前迎道,烟霞指旧庐。乡人莫相羨,教子读诗书。”这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范仲淹老先生63岁到青州赴任的路上写的一首诗。长白就是今天山东邹平境内的长山镇,范仲淹时代这里叫长山县。长白一寒儒是范仲淹对自己的谦称。当时长山县的父老乡亲听说范仲淹到青州做官要路过这里,就成群结队地迎至长山城西。范仲淹见过乡亲,触景生情,便写下了这首《留别乡人》,也有的写作《寄乡人》。不管是留别也好,寄也好,这个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乡人,这一代文圣范老先生怎么会把长山认作故乡?不了解他生平的人都会疑问,因为在范老先生的简介中,都说他是江苏吴县人。我当然也一直是这么认为的。

几年前,我陪朋友到邹平办事,就餐时用的酒叫范公酒,我说:范公是谁?服务员说是范仲淹。我就好奇了,继续问:这是当地的酒?服务员一脸自豪,“是的,我们邹平的酒!”我更加好奇,又问:邹平的酒为什么叫范公酒?我知道这些年很多地方都在“吃”历史文化名人,有些就根本不沾边。面对我的疑问,服务员解释说,邹平是范仲淹的故乡啊。我没有再问下去,只是点了点头。后来我就查阅了一些资料,知道范仲淹称长山为故乡是有缘由的。

范仲淹的父亲范墉是苏州吴县人,所以他就跟着成了吴县人。实际上他与吴县除了这个瓜葛外再没有任何关系。范墉在成德军节度掌书记任上的时候,因为老婆去世,年幼的儿子范仲温无人照顾,续娶当地一个叫谢观音的女孩子。谢观音当年已经二十六岁,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大龄剩女了,只因她才貌双全,当地无人敢娶。恰恰在当地为官的范墉一眼就看上了。谢观音家境优越,加上颇有才华,因家无男丁,只招不嫁。范墉真是看上了这位大才女,就屈身入赘谢家。按当时风俗,入赘是要改姓氏的。范墉是朝廷官员,改姓非常麻烦,再加上谢女士也对范墉喜爱有加,通情达理,这姓氏就没有改。两人结婚不久,范墉调任至武宁军(徐州)节度掌书记,谢观音当然成了随军夫人。范仲淹就出生在徐州。“自古雄才多磨难”,范仲淹真是应了这句话。他不到两岁,当官的父亲范墉就死在任上。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,一下子打乱了谢观音的人生规划。谢观音只好带着孩子扶柩来到吴县投奔范家,范家人觉得谢观音是续娶,对这娘儿俩以种种理由拒不接受,他们只接收范墉之前的儿子范仲温。无奈,两年后,谢观音顶着“一女不事二夫”的压力,带着年幼的范仲淹改嫁给在江平府做官的朱文翰。

朱文翰是长山人,谢观音带着儿子范仲淹嫁给朱文翰之后,并没有立刻回到长山,而是随着他辗转多地做官,直到1004年朱文翰来到离长山不远的淄川(今山东淄川)出任长史,才算回到长山,这时范仲淹已经十六岁。谢观音为了照顾朱文翰,在博山秋口与朱文翰住在一起,16岁的范仲淹则留在长山读书。范仲淹读书的地方叫醴泉寺,醴泉寺位于邹平西南长白山,建于南北朝时期,作为一方名寺,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。这里群山环抱,林壑优美,古木参天,泉水叮咚,山谷纵深,清风气息。醴泉寺坐南朝北,昂首观日月星辰,低头看霜雪雨露。之所以被叫作醴泉寺,是传说在唐中宗时,寺僧仁万重建寺院,寺院落成之日,恰东土石壁有一泉涌出,中宗赐名“醴泉”,“醴泉”出自《礼记》中的“天降甘露,地出醴泉”,为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。

范仲淹从小没有离开过母亲,在这里读书的

时候常常沿寺外的孝妇河,溯流而上,步行百里,到秋口看望母亲。《长山县志》载:(范仲淹)初母居秋口,去读书处百里,时往来省亲。优人戏曰: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口到长山一百。”孝妇河畔那曲折的小路磨炼范仲淹的孝心,磨炼他的意志,磨炼他的治学态度。

范仲淹在长山有不少故事。流传最广的就是说范仲淹在醴泉寺读书时,家境日渐拮据,无力供给范仲淹生活费,范仲淹便每天只煮一碗粥,等粥凉了,把粥划分为四块,撒上点盐和菜末,再拌上点醋,早晚各吃两块,这就是在当地流传最广的“划粥断齋”。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,但大体上就这么个意思。每个故事都有它的感人之处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,每个故事的流传一定有它的实际意义。

朱家在长山是有名的大户,但范仲淹在这个家里并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,这主要源于母亲对他的教育。范仲淹能有后来的成功与他的母亲有很大的关系,谢观音改嫁朱文翰后,为了拉近与朱家的关系,主动让范仲淹改姓朱,取名朱说。她对朱说的要求十分严格,以至于朱说从小就有很多想法。朱说本可以在朱家安心地生活、读书,考取功名的,可生活总是有些意外,一场兄弟间的争执打破了朱说平静的生活。发生争执的是朱家兄弟,争执过后,朱说明白了自己的身世,那年他二十三岁,血气方刚的他告别母亲离开了朱家。这一走,走出了个忧君忧民的千古名臣。五年后,二十七岁的朱说进士及第,由寒儒变成进士,开始了他亦文亦武的仕途生涯。出仕后,朱说先把母亲从长山接到身边赡养,那时候继父朱文翰已经去世。朱说正式向皇帝递交了恢复范姓申请,得到了皇帝的恩准,从此中国有了范仲淹。

岳阳人敬重的是范仲淹的文,泰州人敬重的是他的政,而长山人则更敬重他的人。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对范仲淹如此敬重。范仲淹去世13年,长山人表达对这位名臣的敬仰之情,就在寺内与大雄宝殿背靠背建了一座范文正公祠,并且让范公祠高出主殿1.1米,这就是“天下寺院皆崇佛,唯有醴泉独尊儒”说法的来历。可见范仲淹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崇高。

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是醴泉寺庙会,从四面八方来庙会的人络绎不绝,站在范公像前,有哪个读过书的人能记不起先生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呢?

宋仁宗皇佑三年,这时距离范仲淹写著名的《岳阳楼记》仅过了五年,63岁的他从杭州调到青州。经过了庆历新政的范仲淹,身体明显不支,但他依然大志在胸。此次赴任的地点与自己读书生活过的长山不远,赴任途中,范仲淹专程绕道长山县,多年之后再回长山,心情自然非常激动,悲喜交加,老泪纵横。再看长山父老,他们听说当年的那个朱说回来了,欢天喜地,敲锣打鼓迎出城外,场面甚是热闹。与范仲淹轻车简从颇不相应。下车参拜故乡父老,他知道大家为什么对自己如此热情,他知道大家为什么给自己如此高的礼遇。年迈的范仲淹,面对长山父老,面对这曾经养育过他的土地,他知道乡亲们的期盼。于是,撂下两句话:“乡人莫相羨,教子读诗书。”

范仲淹爱这里的人们,爱这片故土。范仲淹为官期间置了两处义田,一处是在苏州吴县,那是他的祖籍;另一处是在邹平,这里是养育他长大的地方,报的是一种养育之恩。留下诗文之后的范仲淹再也没有回邹平。而他却一直活在邹平的人们心中,直到今天。

或者炒菜都好吃。”我央母亲在家里歇歇,母亲边走边向我摆手:“不了,还有你姐姐家呢!”话音刚落,她一阵风似的骑车走远了。

金灿灿的南瓜静躺在厨房的一角,像秋天里一片片被搁浅的阳光。晚上我将南瓜洗净,放在米粥里熬煮。原本清汤寡水的米粥一下子有了色彩,像清水里开出了几朵黄色的小花。待到半个小时,锅里飘出浓浓的南瓜香。我忍不住尝上一口,软糯香甜,轻轻咽下,胃里温暖舒适。

我想起姐姐刚才在电话里的话,妈今年种的南瓜都淹死了,她经常冒雨到地头去看,回来后还伤心地流泪。这些哪是地里结的南瓜啊,她给我们送的是她买的呀……母亲为何还要假装丰收来送南瓜呢?那是她关心孩子的一种方式啊!

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幼时看到母亲穿过清晨的露水,在一片南瓜秧里为南瓜掐花对花的情景,微黄的晨曦镀在她的身上。当回忆似水漫上心头,心里的暖流也涌了上来。

冷水洗脸

几十年来,我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洗脸。冬天还是洗冷水,哪怕是滴水成冰,也不会用热水。冷水洗惯了,用热水洗还真的感到不自在不舒服。冷水洗脸方便,屋后的小河边,捧起一捧水就洗,用手将脸部抹一抹就成了。池塘边、水渠旁,无处不可以洗脸。

冷水洗脸始于哪一年,还真的记不清了。

可能是在公社所在地上高中的时候。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村里完成的。1973年考上高中,要到设在公社的中学上学,学校离家七八里路,住校。学校前后左右都是大河小河,学校像一个岛,浮在水上。住宿生连同教职工约有百十人。学校烧煤烧草都紧张,哪还能供应洗脸水呢?早上起床后,同学们都手拿一条毛巾到河边洗脸。

可能是在开门办学的过程中。学校主要教三机一泵(柴油机、电动机、拖拉机和水泵)。学这些也很有道理啊,我们大多是农民的儿女,将来修地球是我们的职业,掌握了三机一泵的本领,可以到广阔天地大展身手。夏收秋收,农村大忙,学校会组织开门办学。所谓开门办学,就是走进农户,走到田间地头,学农技干农活。我们一个班四十多人,到了一个大队,都要分到各户打地铺休息。农民当时烧大灶,草是燃料,粮食不够吃,草也不够烧,哪家会专门烧热水洗脸呢?房东的小孩用汤罐水洗,我们当然是洗冷水了。

可能是在挑大型水利工程的工地上。我是1975年秋季高中毕业的,毕业后,愉快地回家务农。当年底,三阳河(现在的南水北调通道之一)向北延伸工程开工,我们大队摊到了任务。大队把任务分解到生产队,生产队要求每户出一名壮劳力。我父母已经五十多岁,我十七岁,还有一个比我更小的。明摆着,壮劳力是我啊。我没有与父母商量,连生活用品都没有带,就跨上一条冲水船随其他人一起去工地了。记得,我们住在原武宁县南浩村一农民家。一切用的都是生产队备的。每天天上的星星还在眨眼,我们就吃完早饭去工地了。烧饭的抱怨,时间来不及,当然更没有时间烧水洗脸了。三十几个人,就着一个木桶,在冷水里将毛巾沾湿了,在脸上搓上几把,就算洗过脸了。

也可能是在高邮师范上学期间。1980年,由于政策调整,我跌跌爬爬考上高邮师范,解决了户口问题,吃上了供应粮。我们宿舍旁是一个用水泥砌成的长方型的水池,水池上有一根铁管,铁管上有若干个水龙头。我们洗碗洗衣服都在水池上。有的同学会拎着热水瓶到水池上洗脸,我就是双手捧水洗脸,我觉得用毛巾都是多余的。我也是那一年才知道自来水的。

其实,绞尽脑汁搜索哪一年开始用冷水洗脸,已经没有意义。洗冷水脸,已经有四五十年了。或问,用冷水洗脸有什么好处,方便利索是真的。早晨醒来,冷水浇面,无异于面部细胞做早操,一个个被激活了。还有啊,不怕冷,冬天里,别人出门会对面部做上防护,比如用围巾包着,戴上口罩,我不需要,像刀子一样的风刮在脸上,也不觉得冷。皮肤不细腻,也不像老杨树皮,还有人夸我皮肤好,不像七十岁,或许有冷水洗脸的功劳。一位医生朋友非常慎重地告诉我,长期用冷水洗脸,也有坏处,比如……我一笑,什么事物不是有好有坏啊。舒服就好!

在中秋,最美莫过于“平分秋色一轮满”的中秋月了,很喜欢诗人李朴的一首诗《中秋》,“皓魄当空宝镜升,云间仙籁寂无声。平分秋色一轮满,长伴云衢千里明。”浩瀚广阔的夜空中,中秋月亮像宝镜般升起,月静风闲,万籁无声。空中只有单薄的云,遥望星空,这一轮满月,足以平分秋色,将那四通八达的大路照得千里光明。

“小时不识月,呼作白玉盘。”小时候,中秋的晚上,我们在院子里盼望月亮,年少的我们并不是期望出来的月亮有多好看,而是月亮出来就可以吃月饼了。这月饼和月亮一样圆形的,抬眼望天空圆形的月亮,可以清晰看见里面有什么东西。母亲告诉我们那轮圆月之中,有一只玉兔在一棵桂花树下捣药。月饼被母亲切成几块分着吃,我们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睁着双眼,随着母亲的手指,似乎真的看见了那树和玉兔的影子,还有嫦娥那飘飘的衣袂。

儿时的幸福很简单,那一块圆圆的月饼被分割,放进嘴里满口的甜,吃了月饼之后甜到了心里,人也快活起来,细细品味,是淡淡的糯香、浓浓的油香。

长大后,月饼制作工艺改进了很多,包装也精美了很多,各种月饼可谓琳琅满目,月饼制作上更是色泽丰、口感佳、形状各异、大小不一,水果馅、肉馅、枣泥馅、五仁馅,数不尽的花样,尝不尽的口味。品月饼,其实品的是一种心情,图的也是团圆。

那熙攘的人群,千山万水阻挡不了思念的脚步,辛苦辗转只为同一个目的:一家人围坐一堂,陈瓜果于庭,一同赏月,享受团圆温馨。这个以团圆为意、美满相宜的温馨时刻,在中秋佳节更加确认了“家”的意义,更加懂得了团圆的价值。

碧空万里,月向一圆。魅力中秋,圆圆满满,这是每个人心中最明亮最具诗意的月亮。

□ 山东莱阳 邢德论

母亲的「季节风」

□ 河南郸城 王俊敏

气温下降,天气转凉,母亲的“季节风”也跟着来了。

母亲对季节特别敏感,什么季节,什么温度适合种什么样的农作物,这些不成文的习俗已经在她心中烙下滚烫的铭文。母亲一辈子是农民,手里没有什么稀世珍宝给儿女,唯有她亲手操持的几亩田地里结出的果实可以拿得出手。

我爱吃南瓜,母亲会在田间地头种上南瓜。每年临近清明节,气温逐渐回升,母亲会把前一年晒好的南瓜籽拿出来。那南瓜籽粒粒饱满,颗颗干净,像一个金豆子被母亲用布袋包裹着放在窗棂上。待南瓜籽入土出芽后,盈盈的绿意土壤上摇曳。南瓜开花后,母亲会在早晨去为南瓜对花。她说,南瓜对花要及时,一旦错过时间就难以结出南瓜,早上是对花最好的时候。

秋天是南瓜收获的季节,母亲会像秋天的一场风,来给我们送南瓜。三轮车停在我家门前,里面躺着些南瓜。母亲像往年一样高兴得不拢嘴,嘴里直说:“今年的南瓜可甜了,熬粥

□ 高邮 姚正安

圆

□ 南京 陈思